

某天下午——我们马上可以知道，正是我们在前面谈过的一些事发生的那天——赖格尔·德·莫正满腔心事地靠在缪尚咖啡馆的大门框上，活象是那门旁的一根人形石柱，显得百无聊赖，他心里除了杂乱的遐想以外便空无所有。他瞪眼望着米歇尔广场。用背靠在旁的东西上，那是一种立着睡觉的方式，是动脑筋的人乐于采用的。当时赖格尔·德·莫正想着心事，不在乎地想着他前天在法学院遇到的一件小小的倒霉事儿，这事把他一生的计划全打乱了，其实他那计划原来就不怎么清晰。

梦想并不妨碍一辆马车经过，梦想者也正瞧见了那辆马车。赖格尔·德·莫的眼睛原在漫无目标地东张西望，可是在这梦境中，他忽然看见一辆双轮马车在广场上慢慢走着，仿佛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去。这马车在生谁的气呢？它为什么慢悠悠地走着呢？赖格尔朝它仔细望去。只见车夫旁边坐着一个年轻人，年轻人前面，有个大旅行袋。袋上缝了一张硬纸，上面写着几个大黑字：马吕斯·彭眉胥。

这名字改变了赖格尔的姿势。他立直了，对着马车上的年轻人喊道：

“马吕斯·彭眉胥先生！”

经他这一喊，马车停下来了。

那年轻人，仿佛也正在一心一意想着什么，这时抬起眼睛说：

“嗯？”

“您是马吕斯·彭眉胥先生吗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我正要找您。”赖格尔·德·莫接着说。

“是吗？”马吕斯问，因为他正从外祖父家里出来，却遇到了这个初次见面的人，“我不认识您。”

“我也是这样，我一点也不认识您。”赖格尔回答。

马吕斯以为遇到了一个什么开玩笑的人，大白天捣鬼来了。他当时的心情是不好惹的，便皱起眉头。赖格尔不理睬这些，继续往下说：

“您前天没有去学校吧？”

“可能没有去。”

“肯定没有去。”

“您是大学生吗？”马吕斯问。

“是的，先生，和您一样。前天我偶然到学校去了一趟。您知道，人们有时是会想起这些事的。那位教授正点着名。您不会不知道，现在的这些教授是非常可笑的。要是连喊三次没人答应，您的学籍便被勾销了。六十法郎白扔在河里。”

马吕斯开始注意听着。赖格尔继续说：

“点名的是勃隆多。您是认识勃隆多的，他那鼻子尖而诈，最爱追寻异味，嗅那些缺课的人。他不怀好意地从P字点起。我起初不在意，因为这个字母和我一点不相干。名点得很顺利。没有发生除名的事。整个宇宙的人全到了。勃隆多满脸愁容。我心里想：勃隆多，我的好宝贝，你今天总不会有开刀的机会了。突然，勃隆多喊‘马吕斯·彭眉胥’。没人回答。勃隆多满怀希望，喊得更响一些：‘马吕斯·彭眉胥’，同时拿起了他的笔。先生，我一向心肠软，赶忙对自己说：‘又一个好孩子快要被开除了。留心。这确是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活死人。这不是一个好学生。这绝不是个铅屁股，一个用功的大学生，不是一个嘴上没毛，却又精通科学、文学、神学、哲学的吹牛客人，也不是一个那种用四个别针挂住四个学院绷得紧紧的书呆子。而是一个可敬可佩、东游西荡、喜欢游山玩水的懒汉，对轻佻的年轻女缝纫工感兴趣，奉承美丽的姑娘，此时此刻，他也许正在我的情妇家里呢。应当救他。揍死勃隆多！’这时，勃隆多正把他那管沾满了除名墨迹的鹅翎笔浸在墨汁里，睁圆那双阴鸷的眼睛，对着课堂来回扫射，第三次喊道：‘马吕斯·彭眉胥！’我立刻应声：‘到！’这样，您便没有被开除。”

“先生！……”马吕斯说。

“可我呢，我却被开除了。”赖格尔·德·莫说。

“怎么回事？我不懂。”马吕斯说。

赖格尔接下去说：

“再简单没有。我坐得既靠近讲台，又靠近课堂门，便于应卯，也便于开溜。那教授相当留神地注视着我。突然一下，勃隆多——他一定就是布瓦洛所说的那种奸诈鼻子——跳到了L栏。L是我的字母。我姓德·莫，名叫赖格尔。”

“赖格尔！”马吕斯插上一句，“这名字多漂亮！”

“先生，那勃隆多点到了这漂亮名字，喊道：‘赖格尔！’我答应：‘到！’这下，勃隆多用老虎的那种温柔神气望着我，笑容可掬地对我说：‘您如果是彭眉胥，您就不会是赖格尔。’这话对您也许只是不大中听，而对我却是无比惨痛。他说过这话，便把我的名字涂掉了。”

马吕斯激动地说：

“先生，这，我真受不了……”

“首先，”赖格尔抢着说，“我要求用几句心坎上的话向勃隆多悼念一番。我假定他已经死了。这样做，并不见得会怎么歪曲他的那一身瘦骨头，那张苍白的脸，那股冷气，那种僵态和他的臭味。于是我说：‘呜呼勃隆多，佳城卜于此，今当明汝过，勃隆多，鼻子真不错，勃隆多，鼻子真能嗅，讲纪律，性如牛，性如牛，罚禁闭，象条狗，点名象天神，耿直，方正，准确，僵硬，诚实又奇丑。上帝勾销了他，正如他勾销了我。’”

马吕斯跟着说：

“我真是抱歉……”

“年轻人，”赖格尔·德·莫说，“希望您能从这里吸取教训。今后，应当守时。”

“千言万语，说不尽我心里的懊悔。”

“不能再牵累您左右的人，害他们上不了学。”

“我真是懊丧极了……”

赖格尔放声大笑。

“而我，高兴极了。我正在堕落为律师，这一开除却救了我。我可以放弃法庭上的光荣了。我不用去保护什么寡妇，也不用去攻击什么孤儿，不必穿官袍，不必搞见习。我解脱了。这是由于您的栽培，彭眉胥先生。我一定要到府上作一次隆重的拜访，表示感谢。您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就在这马车里。”马吕斯说。

“好阔气，”赖格尔一本正经地说，“敬佩之至。您在这上面每年就得花销九千法郎。”这时，古费拉克从咖啡馆里走出来。

马吕斯苦笑着说：

“这花销，我已经背了两个钟头了，正打算结束呢，可是，一言难尽，我不知往哪儿去。”

“先生，”古费拉克说，“去我那儿。”

“这优先权原是属于我的，”赖格尔说，“可我没有家。”

“不用多话，博须埃。”古费拉克紧接着说。

“博须埃？”马吕斯说，“我好象听说您叫赖格尔。”

“德·莫，”赖格尔回答，“别名博须埃。”

古费拉克跨上马车。

“赶车的，”他说，“圣雅克门旅馆。”

当天晚上，马吕斯便住在圣雅克门旅馆的一间屋子里，挨着古费拉克的房间。

---

youth整理校对

